

農

書

陳 敷 撰

古者四民。農處其一。洪範八政。食貨居其二。食謂嘉穀可食。貨謂布帛可衣。蓋以生民之本。衣食爲先。而王化之源。飽煖爲務也。上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民始知有農之事。堯命羲和以欽授民時。東作西成。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時。舜命后稷。黎民阻飢。播時百穀。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及禹平洪水。制土田。定貢賦。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土有肥磽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蠶績亦各因其利。殷周之盛。書詩所稱井田之制。詳矣。周衰。魯宣稅畝。春秋譏之。洎李愷盡地力。商君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失之。至於秦始而蕩然矣。漢唐之盛。損益三代之制。而孝弟力田之舉。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此載之史冊。可攷而知之。宋興。承五代之弊。循唐漢之舊。追虞周之盛。列聖相繼。惟在務農桑足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爲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專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爲農書三卷。區分篇目。條陳件別。而論次之。是書也。非苟知之。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言聞見雖多。必擇其善者乃從。而識其不善者也。若徒知之。雖多。曾何足用。文中子曰。蓋有慕名掠美。攘善矜能。盜譽而作者。其取譏後世。寧有已乎。若葛抱朴之論神仙。陶隱居之疏本草。其謬悠之說。荒唐之論。取誚後世。不可勝紀矣。僕之所述。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爲可戒。文中子慕名而作爲可恥。與夫葛抱朴。陶隱居之述作。皆在所不取也。此蓋敘述先聖王撙節愛物之志。固非騰口空言。誇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疎不適用。

1032/01

之比也。實有補於來世云爾。自念人微言輕。雖能爲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於人者。以利天下之心爲心。庶能推而廣之。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少裨吾聖君賢相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則寡飲天和。食地德。亦少効物職之宜。不虛爲太平之幸老爾。西山隱居全真子陳事序。

農書目錄

上卷

財力之宜

地勢之宜

耕耨之宜

天時之宜

六種之宜

居處之宜

糞田之宜

薅耘之宜

節用之宜

稽功之宜

器用之宜

念慮之宜

祈報篇

善其根苗篇

中卷

牛說

牧養役用之宜

醫治之宜

下卷

種桑之法

收蠶種之法

農書

目錄

農書目錄

育蠶之法

用火採桑之法

簇箔藏繭之法

農書卷上

宋 陳 勇 撰

財力之宜篇第一

凡從事于務者。皆當量力而爲之。不可苟且。貪多務得。以致終無成遂也。傳曰。少則得多。則惑。況稼穡在艱難之尤者。詎可不先度其財足。以贍力。足以給。優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後爲之。儻或財不贍。力不給。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滅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雖多其田畝。是多其患害。未見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徒苟徼一時之幸哉。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誠哉是言也。且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草萊之地。稱焉。以其地有肥磽不同。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焉。不易之地。上地也。家百畝。謂可歲耕之也。一易之地。中地也。家二百畝。謂間歲耕其半。以息地氣。且裕民之力也。再易之地。下地也。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謂土敵則草木不長。氣衰而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優裕。歲歲常稔。不致務廣而俱失。故皆以深耕易耨。而百穀用成。國裕民富。可待也。仰事俯育。可必也。諺有之曰。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豈不信然。竊嘗有以喻之。蒲且子。古之善弋者也。挽纖弱之弓。連雙鶴于青雲之際。蓋以挽弓之力有餘。然後可以巧中而必獲也。若乃力弱而弓強。則戰掉懦慄之不暇。何暇思獲。舉是以推。則農之治田。不在連阡跨陌之多。唯其財力相稱。則豐穰可期也。審矣。

地勢之宜篇第二

夫山川原隰江湖藪澤其高下之勢既異則寒燠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傳所謂高山多冬以言常風寒也且易以旱乾下地多肥饒易以渰浸故治之各有宜也若高田視其地勢高水所會歸之處量其所用而鑿爲陂塘約十畝田卽損二三畝以瀦畜水春夏之交雨水時至高其隄深闊其中俾寬廣足以有容隄之上疎植桑柘可以繫牛牛得涼蔭而遂性隄得牛踐而堅實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決水以灌溉潦卽不致于瀾漫而害稼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閒旱乾不過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又田方耕時大爲墾壟俾牛可牧其上踐踏堅實而無滲漏若其墾壟地勢高下適等卽併合之使田坵闊而緩牛犁易以轉側也其下地易以渰浸必視其水勢衝突趨向之處高大圩岸環遶之其畝斜坡隴之處可種蔬茹麻麥粟豆兩傍亦可種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渰溺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二義鄭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綠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綠穀種之於湖田則是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綠穀自下種以至收割不過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使其聚也以坊止水使不溢也以遂均水使勢分也以列舍水使其去也以澮寫水溝之大者也其制如此可謂備矣尙何水溢之患耶詩稱多黍多稌以言高下咸得其宜今雖未能盡如古制

亦可參酌依倣之也。

耕耨之宜篇第三

夫耕耨之先後遲速各有宜也。早田穫刈纔畢。隨即耕治。驟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菜。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且其收足。又以助歲計也。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糞積柔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山川原隰多寒。經冬深耕。放水乾涸。雪霜凍沍。土壤蘇碎。當始春。又徧布朽糞腐草敗葉。以燒治之。則土暖而苗易發作。寒泉雖冽。不能害也。若不能然。則寒泉常浸。土脈冷而苗稼薄矣。詩稱有冽洳泉。無浸穫薪。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苞蕭苞蔞。蓋謂是也。平陂易野。平耕而深。浸即草不生。而水亦積肥矣。俚語有之曰。春濁不如冬清。殆謂是也。將欲播種。撒石灰渥漉泥中。以去蟲螟之害。

天時之宜篇第四

四時八節之行。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五運六氣所主。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未至。或時至而氣未至。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若仲冬而李梅實。季秋而昆蟲不蟄藏。類可見矣。大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災妖之生。不虛其應者。氣類召之也。陰陽一有愆忒。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一失代謝。即節候差而不能運轉一氣。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可不知耶。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無不遂矣。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者。謂天地之間。物物皆

順其理也。故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欽授民時。俾咸知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候。稽之天文。則星鳥星火。星虛星昂。于是乎審矣。驗之物理。則鳥獸孳尾。希革毛毳。氄毛亦詳矣。而厥民析。因夷隲。可得而稽倣之也。大則取象乎天地。無乖升降之機。明則取法乎日星。不亂經營之度。定之以時。應之以數。此欽天勸民旨意。豈率然哉。其所以時和歲豐。良由此也。今人雷同。以建寅之月朔爲始春。建巳之月朔爲首夏。殊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耶。設或有成。亦幸而已。其可以爲常耶。聖王之莅事物。皆設官分職。以掌之。各置其官師。以教導之。農師之職。其可已耶。春秋之時。法度並廢。宜凶荒荐至。乃書有年。書大有年。蓋幸而書之。抑見天道有常。而人自愆忒也。詩稱豐年穰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言其得法度時宜。故豐登有常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百穀用成。彝倫攸斁。則百穀用不成。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識陰陽消長之理。則百穀之成。斯可必矣。古先哲王。所以班朔明時者。匪直大一統也。將使斯民知謹時令。樂事赴功也。故農事以先知備豫爲善。

六種之宜篇第五

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縣縣相繼。尙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京閒旬一糞。五六月可刈矣。驅別緝績。以爲布。婦功之能事也。二月種粟。必疎播種子。碾以輓軸。則地緊實。科本鬯茂。穡穡長而子顆堅實。七月可濟乏絕矣。油麻有早晚二等。三月種早麻。纔甲拆。卽耘鉏令苗稀疏。一月凡三耘鉏。則茂盛。七八月可收也。四

月種豆。耘鉏如麻。七月成熟矣。五月中旬後。種晚油麻。治如前法。九月成熟矣。不可太晚。晚則不實。畏霧露蒙蔽之也。早麻白而纏莢者佳。謂之纏莢麻。晚麻名葉裏熟者最佳。謂之烏麻。油最美也。其類不一。唯此二者人多種之。凡收刈麻。必堆罷一二夕。然後卓架曬之。卽再傾倒而盡矣。久罷則油暗。五月治地。唯要深熟。於五更承露。鉏之五七遍。卽土壤滋潤。累加糞壅。又復鉏轉。七夕已後。種蘿蔔菘菜。卽科大而肥美也。篩細糞和種子。打壟撮放。唯疎爲妙。燒土糞以糞之。霜雪不能彫。雜以石灰蟲不能蝕。更能以鰻鱧魚頭骨。煮汁漬種尤善。七月治地。屢加糞鉏轉。八月社前。卽可種麥。宜屢耘而屢糞。麥經兩社。卽倍收。而子顆堅實。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穰穰。禾麻敷麥。無不畢有。以資歲計。尙何窮匱乏絕之患耶。

居處之宜篇第六

先王居四民。時地利。亦必有道矣。制農居五畝。以二畝半在鄽。詩云。入此室處者。是也。以二畝半在田。詩云。中田有廬者。是也。方于耜舉趾之時。出居中田之廬。以便農事。俾采荼薪樗。以給農夫。治場爲圃。以種蔬茹。詩所謂疆場有瓜。是也。又牆下植桑。以便育蠶。古人治生之理。可謂曲盡矣。至九月築圃爲場。十月而納禾稼。則歲事畢矣。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亦可以休息矣。于是扶老攜幼。入此室處。以久居中田之廬。則鄽居荒而不治。于是穹室熏鼠。寒向墀戶也。國語載管仲居四民。各有攸處。不使靡雜。欲其專業。不爲異端。紛更其志也。違寒就溫。去勞就逸。所以處之各得其宜。此先王愛民之政也。今雖不能如是。要之民居去田近。則色色利便。易以集事。俚諺有之曰。近家無瘦地。遙田不富人。豈不信然。

糞田之宜篇第七

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塉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或苗茂而實不堅。當取生新之土。以解利之。即疎爽得宜也。磽塉之土信瘠惡矣。然糞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實堅栗也。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別土之等差而用糞治。且土之駢剛者。糞宜用牛。赤緹者。糞宜用羊。以至墳壤用麋。竭澤用鹿。鹹澇用貍。敦壤用狐。埴墁用豕。彊藥用蕢。輕爨用犬。皆相視其土之性類。以所宜糞而糞之。斯得其理矣。俚諺謂之糞藥。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爲簷檻。以避風雨飄浸。且糞露星月。亦不肥矣。糞屋之中。鑿爲深池。墊以磚甃。勿使滲漏。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囊落葉。積而焚之。沃以糞汁。積之既久。不覺其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把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語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常常新壯矣。抑何敝何衰之有。

薅耘之宜篇第八

詩云。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有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拋棄他處。而不知和泥渥濁。深埋之。稻苗根下。漏菑既久。即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然除草之法。亦自有理。周官雉氏掌殺草。於春始生而萌之。於夏日至而夷之。謂夷剗平。

治之俾不茂盛也。日至謂夏時。草易以長。須日日用力。於秋繩而芟之。謂芟刈去其實。無俾易種子地也。於冬日至而耜之。謂所種者已收成矣。卽併根芟犁鋤轉之。俾雪霜凍沍。根芟腐朽。來歲不復生。又因得以糞土田也。春秋傳曰。農夫之務去草也。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以言盡去稂莠。卽可以望嘉穀茂盛也。古人留意如此。而今人忽之。其可乎。且耘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自下及上。旋乾旋耘。先于最上處收澆水。勿致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令乾而旋耘。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攪。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所耘之田。隨于中間及四傍爲深大之溝。俾水竭涸。泥坼裂而極乾。然後作起溝缺。次第灌溉。夫已乾燥之泥。驟得雨卽蘇碎。不三五日間。稻苗蔚然。殊勝於用糞也。又次第從下放上耘之。卽無鹵莽滅裂之病。田乾水暖。草死土肥。浸灌有漸。卽水不走失。如此思患預防。何爲而不得乎。今見農者不先自上澆水。自下耘上。乃頓然放令乾。務令速了。及工夫不逮。恐泥乾堅難耘。攪則必率略。未免滅裂。土未及乾。草未及死。而水已走失矣。不幸無雨。因循乾甚。欲水灌溉。已不可得。遂致旱涸焦枯。無所措手。如是失者。十常八九。終不省悟。可勝歎哉。

節用之宜篇第九

古者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者。良有以也。冢宰厪年之豐凶。以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祭用數之仂。而又九賦九貢九式均節。各有條敘。不相互用。此理財之道。故有常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治家亦然。今歲計常用。與夫備倉卒非常之用。每每計置萬一。非常之事。出於意外。亦素有其備。不致侵過常用。以至闕乏。亦以此也。今之爲農者。見小近而不慮久遠。一年豐稔。沛然自足。棄本逐末。侈費妄用。以快一日之適。其間有收刈甫畢。無以餬口者。其能給終歲之用乎。衣食不給。日用既乏。其能守常心而不取非義者乎。蓋亦鮮矣。傳曰。收斂蓄藏。節用御欲。則天不能使之貧。養備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豈不信然。又曰。約有者。困窘箱篋之藏。然而衣不敢有絲帛。行不敢有輿馬。非不欲也。幾不長慮。而恐無以繼之也。春秋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易曰。君子用過乎儉。聖人之訓。誠如此。儉雖若固陋。然不猶愈於奢而不孫。爲惡之大者耶。然以禮制事。而用之適中。俾奢不至過泰。儉不至過陋。不爲苦節之凶。而得甘節之吉。是謂稱事之情。而中理者也。國語云。儉以足用。言唯儉爲能常足用。而不至於匱乏。語云。以約失之者鮮矣。亦此之謂也。易傳曰。君子安不忘危。有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謂理財之道。在上以率之。民有侈費妄用。則嚴禁之。夫是之謂制得其宜矣。老子曰。能知其所不知者。上也。不能知其所不知者。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夫能如此。孰有倉卒窘迫之患哉。

稽功之宜篇第十

好逸惡勞者。常人之情。儉惰苟簡者。小人之病。殊不知勤勞乃逸樂之基也。詩不云乎。始于憂勤。終于逸。

樂。故美萬物盛多。彼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偷惰苟簡。狃于常情。上之人儻不知稽功會事。以明賞罰。則何以勸沮之哉。譬之駕馭驚蹇。鞭策不可弛廢也。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大司徒之職曰。以擾萬民。勞之乃所以逸之。擾之乃所以安之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謂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雖有閒民無職事者。猶當出夫稅家稅也。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植者。無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此先王之於民。困之如此。覲之又如此。夫孰爲厲己哉。凡欲振發而飭興其蠱弊。俾率作興事耳。此其所以地無遺利。土無不毛。尙豈有惰游徇末忘本。而田萊多荒之患哉。斯民也。寧復有餓莩流離困苦之患哉。昔漢文帝下勸農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然崇本抑末之道。要在明勸沮之方而已。況國家之于農。大則遣使。次則命官。主管其事。然則在其位者。可不舉其職。而任其責哉。

器用之宜篇第十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苟不利。未有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備。亦不能濟其用也。詩曰。猗乃錢鏹。奄觀銍艾。傳曰。收而場工。侍而耨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鏹以旦暮從事于田野。當是時也。器可以不備。具以供其用耶。故凡可以適用者。要當先時豫備。則臨事濟用矣。苟一器不精。卽一事不舉。不可不察也。

念慮之宜篇第十二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農事尤宜念慮者也。孟子曰：農夫豈爲出疆捨其耒耜哉？常人之情，多于閒裕之時，因循廢事，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料理緝治，卽日成一日，歲成一歲，何爲而不充足備具也？彼惑于多岐而不專一，溺于苟且而不精緻，旋得旋失，烏知積小以成大，積微以至著？在吾志之不少忘哉？若夫閒暇之時，放逸委棄，臨事之際，勉強應用，愚未知其可也。大率常人之情，志驕于業泰，體逸于時安，有能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則衆必指以爲汨汨不適時者也，其亦不思之甚矣。

祈報篇

右十有二宜，或有未曲盡事情者，今再敍論數篇于後，庶纖悉畢備，而無遺闕以乏常用云爾。

記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農事有所焉，有報焉，所以治其事也。載芟之詩，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之詩，於秋冬所以報也，則祈報之義，凡以治其事者可知矣。匪直此也，凡法施于民者，以勞定國者，能禦大菑者，皆在所祈報也。故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禳之；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禳之；是以先王載之典禮，著之令式，而秩祀焉，凡以爲民祈報也。篇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雅謂田畯乃先農也，于先農有所焉，有報焉，則神農、后稷與夫俗之流傳所謂田父田母，舉在所祈報可知矣。大田之詩，言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淠淠淒淒，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又祈之之辭也。甫田之詩，言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

臧農夫之慶。是又報之之禮也。繼而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于此。又以見祈報之事也。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者。春祈穀于上帝。夏大雩于上帝之樂歌也。噫嘻成王。既昭格爾者。嗟歎以告于上帝也。言天之所以成王之業者。莫不自於遂百穀以富其民也。于是欽授民事。而率是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耜。十千爲耦焉。其詩嗟歎不敢後于天時。所以虔於天澤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是。則歲有不豐者乎。此王者所以上能順于天。下能順于民。以成王業。故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也。若豐年之詩。言秋冬報者。蓋五行得性。而萬物適其宜。五氣若時。而百穀倍其實。故陸禾之數非一。而多者黍也。水穀之品亦非一。而多者稌也。則其他從可知矣。故亦有高廩萬億及秬。于是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莫不腆厚。有以報其盛而薦其誠。是以神降之福。孔及于兆民焉。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祈福祥。求永正。掌六祈以同鬼神。而則類造說。禴禘。于是乎治其事矣。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禴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舉是以言。則順時祈報禴禴之事。先王所以媚于神。而和人。皆所以與民同吉凶之患者也。凡在祀典。鳥可廢耶。禴田之祝。鳥可已耶。記不云乎。昔伊耆氏之始爲蜡也。於歲之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之以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繼而曰。祭坊與水庸事也。其祝之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凡此皆祈之之辭也。春秋有一蟲獸之爲災害。一雨暘之致愆。

貳則必芻禁之而特書之以見先王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至也夫惟如此此其所以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各極其高大各由其道物無天閼疵癘民無札瘥災害者莫不由神降其福以相之而然也今之從事於農者類不能然借或有一焉則勉強苟且而已烏能悉循用先王之典故哉其于春秋二時之社祀僅能舉之至于祈報之禮蓋蔑如也其所以頻年水旱蟲蝗爲災害饑饉荐臻民卒流亡未必不由失祈報之禮而墮神乏祀以致其然夫養馬一事也于春則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此所以馬得其牧養而無疫癘抑以四時祭祀祈禱而然也至于牛最農事之急務田畝賴是而後治其牧養蓋亦如馬之祈禱以祛禍祈福則必博碩肥腍不疾癘蠱矣年來耕牛疫癘殊甚至有一鄉一里靡有孑遺者農夫困苦莫此爲甚因附其說幸覽者繹味而深察之以祈福禳災于救弊其庶幾焉

善其根苗篇

凡種植先治其根苗以善其本本不善而末善者鮮矣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而勤勤顧省脩治俾無旱乾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根苗既善徙植得宜終必結實豐阜若初根苗不善方且萎頓微弱譬孩孺胎病氣血枯瘠困苦不暇雖日加拯救僅延喘息欲其充實蓋亦難矣今夫種穀必先脩治秧田于秋冬卽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凍沍土壤蘇碎又積腐葉敗葉剝蘗枯朽根芟偏鋪燒治卽土暖且爽於始春又再三耕耙轉以糞壅之若用麻枯尤善但麻枯難使須細作碎和火糞窖罨如作麴樣候其發熱生鼠毛卽攤開中間熟者置四傍收斂四傍冷者置中間又堆窖罨如